群經平議

羣經平議卷十六

德清俞樾

儀禮二

上介出請入告 聘禮

注曰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 釋文曰者與音餘

樾謹按注文與字乃衍字之誤謂衍皆出請入告也周官師氏王衍則從故書衍爲與是古字本通用耳陸氏音餘未得其旨朱文公通解疑本介字則亦失之

賓迎再拜

疏曰賓迎再拜者賓在館如主人故先拜也卿不言答拜答拜可知但文略耳

樾謹按此文卿以君命致館故不答拜非略也凡爲人使者皆不答拜乃禮經之通例也上文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注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然則致館者亦不答拜可知矣疏說非是

乃陳幣

注曰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如展幣焉

圭璋賈人執櫝而俟

樾謹按是時賓尚在次擯者猶未出請事有司安得先入而陳幣於廟門外乎然則陳幣者亦於次內陳之也及擯者出請事大夫納賓於是賓入而上介與衆介俱入則有司之屬亦隨之而入可知矣入門之後公與賓每門每曲揖介與擯皆在後鴈行則羣有司亦不得淩躐而前其在後序進又可知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此時主國有司在堂上設几筵則賓之有司亦得於門外陳幣初無緩不及事之患又何必先賓而入乎

三揖

注曰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

樵謹按主君先待于中庭賓後獨入乃得如常三揖者蓋賓入門北面主君在中庭南面相向一揖此即所謂入門將曲揖也揖訖主君東面行賓西面行及堂塗則皆北面矣於是又揖所謂既曲北面揖也是時主君與賓雖皆北行然而後不相當所謂君行一臣行二者當在此時及當碑則賓東主西適相當矣於是又揖所謂當碑揖也然則三揖之節與平常不異故鄭無異文其不同者將曲一揖主南面賓北面

既山一揖主在前賓在後耳注義未分晰言之而疏

文又譌奪幾不可讀故具說之

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

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　疏曰凡

廟之室堂皆五架棟南北皆有兩架棟北一架下有

壁開戶棟南二架謂之楣則楣北有二架楣南有一

架今於當楣北面拜訖乃更前北侵半架於南北之

中乃受玉

樾謹按古人五架之屋棟以南爲堂棟以北爲室兩

楹之閒居堂東西南北之中卽是中堂若更前北侵

半架則與東楹不相值矣安得云中堂與東楹之閒
乎蓋自鄭君誤解士昏禮當阿爲當棟於是說者遂
謂棟後一架始爲室而堂室之制盡失矣鄉射記曰
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可見無室則以棟爲南北
之中有室則以楣爲南北之中凡畫物之處皆居正
中也孔氏廣森禮學巵言說堂室之制與愚合然引
士喪禮注中以南謂之堂爲證則未足據也彼注云
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疏曰謂於序中半以
南乃得堂稱以其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卽言
戶東戶西若近房卽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若近楹

卽言東楹西楹若近序卽言東序下西序下若近階卽言東階西階若門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卽以堂言之然則中以南非謂棟以南也蓋鄭君旣以當阿爲當棟必不以棟之下爲卽是室孔氏引鄭注爲證轉滋後學之疑矣

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

注曰玉錦錦之文纖縟者也　疏曰聘義孔子論玉而云縝密以栗知也是玉有密致錦之纖縟似玉之密致者

樾謹按古謂美好者爲玉尚書洪範篇惟辟玉食史

記集解引馬注曰玉食美食呂氏春秋貴直篇身好
玉女高注曰玉女美女也然則玉錦猶言美錦矣疏
說尙未得古義阮氏擘經室集謂說文玉字無點有
點者解云朽玉也讀如畜牧之畜凡爲美好之義者
其字竝當爲有點之玉然金玉之玉與畜聲亦相近
阮說未必然也
擯者執上幣上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
注曰此請受請于上介也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釋
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
樾謹按此文言請受者明上文執幣舉皮而出爲將

請受于上介之故賓則此時固未請受也至下文云
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方是請受于
上介之賓事鄭君誤以爲兩次請受乃曰上言其次
此言其位互約文也失之矣

賓請有事於大夫

注曰請問問卿也不言問聘聘亦問也嫌近君也

盧氏文弨詳校曰不言問聘此聘字疑衍

樾謹按請問問卿也下一問字亦爲衍文請問卿也

正釋經文請有事于大夫之義請有事即請問也然

則何以不言賓請問于大夫故又自釋之曰不言問

聘亦問也嫌近君也經文止言請有事不言請問注安得載請問而釋之乎足知今本之非矣

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

注曰當內廉辟堂塗也

樾謹按凡側邊皆謂之廉堂有堂之廉階有階之廉此經云當內廉則是階之廉也階兩邊皆有廉東階以西邊爲內廉西階以東邊爲內廉當內廉者當西階東邊之廉也學者止知有堂廉不知有階廉則內廉之義不可曉矣尚書顧命夾兩階戺程氏瑤田謂戺者階之兩旁自堂至地斜安一石捺階齒而輔

之如今樓梯必有兩髀以交步級者今按程說是也
庪卽是庪枚傳堂廉曰庪當作階廉曰庪於義方明
或原文本是階庪淺人以意改之耳
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
疏曰六豆者先設韭菹其東醓醢又其東昌本南麋
臡麋臡西菁菹又西鹿臡
樾謹按如此說則兩夾之豆亦如堂上戶西所設南
北兩兩陳之矣然經于堂上曰兩籩繼之梁在北梁
在北明稻在南也是南北兩兩陳之者也於此文曰
兩籩繼之粱在西粱在西明稻在東也是東西兩兩

陳之者也安得謂兩夾之豆亦如堂上乎今按西夾之豆東面東夾之豆西面皆自北墉之下以次而南豆最北簋在豆南鉶在簋南簠在鉶南皆兩兩陳之經文所謂二以並也今為圖明之如左至堂上所設舊說無誤故不列焉

東夾

東序

醓醢 昌本 麋臡 稷 黍 稷 牛 豕 稻

韭菹 鹿臡 菁菹 黍 稷 黍 牛 羊 粱

西夾

西序

醢太羹醓四簋稷黍稷小米稻

洪瀚椇非虡蔪粢稷粢小米粢

又按下文餼于東方亦如之賈疏曰於東壁下南陳西北有韭菹東有醓醢次昌本次南麋臡次西有菁菹次北有鹿臡則又似不誤者豈前疏傳寫失之乎

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

注曰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

繼謹按注文令字乃合字之誤此蓋申說上文讓不成三之義禮有三讓無四讓若合使者三讓則主人必又一讓然後使者乃升是主人四讓矣禮所無有

也鄭君說此正破古文作三讓之非自合誤爲今其義遂晦疏謂鄭君兩言之失其旨矣

乃入陳幣于朝西上

注曰其禮於君者不陳　疏曰禮於君者不陳者謂賄用束紡禮用束帛乘皮以其禮於君者是其正故不陳之禮於己者以其私故陳之

樾謹按鄭見此經所陳止有上賓之公幣私幣及上介之公幣而無禮於君之幣故曰禮於君者不陳下文執賄幣以告注云賄幣在外也若然則當有出取賄幣之文經何以無之乎今按下文卿進使者使者

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使者反命訖又受上介璋致命於是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以上介執璋例之疑賄幣乃衆介奉之以入上介授璋後衆介從而授幣故使者得執之以告也經文不具耳陳于朝者雖有公私之分實皆使介所自得之幣其禮于君者固不得與之俱陳然謂賄禮等幣何在外不入則又非也

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記

注曰辭不受也對答問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

樾謹按此記文雖專爲聘禮言之實爲一經辭對之

通例士冠禮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注曰辭對之辭未聞不知辭對之辭即此是也凡賓主相敵者主人爲賓降則賓辭賓爲主人降則主人辭主人爲賓洗則賓辭賓爲主人洗則主人辭有辭必有對鄉飲鄉射諸篇皆然即燕禮宰夫爲主人亦然其辭其對皆不載其言記亦無文焉而特於此篇箸之明凡稱辭者皆曰非禮也敢也猶言不敢當主人之降不敢當主人之洗也凡稱對者皆曰非禮也敢猶言不敢不降不敢不洗也鄭君注此時偶有未照於是凡辭對者皆不得其解矣

將授志趨

注曰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

樾謹按鄭義迂曲殆非也趨當讀爲促古字通用禮記樂記篇衞音趨數煩志鄭注曰趨數讀爲促速者予哀公篇趨駕召顏回楊注曰趨讀爲促並其證也將授志趨者謂賓將授玉之時其志彌促也上相見禮至下容彌蹙注曰蹙猶促也促恭慤貌也此文言趨彼文言蹙字異而義同下文云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曰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豚而行也夫卷豚而行其可言趨

乎足知不然矣鄭旣誤解上趨字故於下趨字亦失
其義今按又趨者又促也發氣怡焉之後而云又促
者猶鄉黨記孔子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之後
又云復其位踧踖如也促與踧踖義同但言有緩急
耳鄭不知趨之當讀爲促故但引逞顏色怡怡如也
爲發氣怡焉之證而不知引踧踖如也爲又趨之證
斯於經意未得矣

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 公食大夫禮

樾謹按醬東疑當作醬西字之誤也若作醬東是豆
與醬並設豆西爲醬而設鉶不得在豆西矣乃云宰

夫設鉶四于豆西可知豆之設必在醬南故其西尚
未有物可以設鉶也
簋有蓋冪 記
注曰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冪冪巾也 疏
曰簠簋相將簋既有會明簠亦有會可知但黍稷先
設故郤會于敦南簠盛稻粱將食乃設故鄭云去會
於房蓋以冪冪巾也至於陳設冪亦去之經云有蓋
冪者據出房未設而言
樾謹按月令食齊視春時以飯宜溫也必無去會於
房之理鄭以經文公設粱從其下 卽云左擁簠粱不

見有卻會事故爲此說不知大饗乃宰夫所設故宰夫爲之卻會若粱則公親設之公尊故不爲卻會也然則孰卻之賓將食自卻之也經云賓卒食會飯卒食者謂卒初時所飯之粱也會飯者復加會於簋明食訖也以卒食後賓自會之知將食時賓自卻之經文固前後互見矣鄭君不達此義乃云會飯謂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是大不然荀子禮論篇曰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然則黍稷固不飯也至此經則皆獨黍稷不飯雖稻亦不飯也是故公所親設者此粱也賓擁之以降又取之而升反奠于其所者亦

此粱也卒食之後取之以降坐奠于階西者亦此粱也而稻皆不與焉然則賓飯粱不飯稻明矣而謂其食黍稷乎

重賜無數 覲禮

注曰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

樾謹按重之言重累也少牢饋食禮羞二以重注曰重累之是其義也重賜卽加賜耳鄭訓重爲善而增成之曰加賜善物於義轉迂矣

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

樾謹按深四尺疑當作深三尺上文四享注曰四當

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卽其例矣楊倞注荀子彊國篇引或說曰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左氏傳爲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據楊氏所說則此方三百步之宮亦有明堂之名矣如明堂之制考工記說殷人重屋曰堂崇三尺大戴記盛德篇說明堂亦曰堂高三尺然則三尺之崇乃古制也周人增益古制三三而九故崇九尺所謂堂崇一筵是也若合諸侯而爲壇則仍準古制此經言深三尺是也鄭君據周禮司

儀禮爲壇三成知此壇有上中下三等若然則所謂深三尺者蓋每等皆然自壇上計之堂高九尺與堂崇一筵未始不合也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喪服

注曰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

樾謹按喪傳之文無稱公卿爲公士者鄭說非也公士大夫者公也士也大夫也公謂諸侯大夫則兼卿大夫而言士則直謂士也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此傳之文自來不得其讀今正

之曰公逗卿句大夫逗室老句士逗貴臣句其餘皆衆臣也句蓋傳釋經文衆臣之義謂公之臣惟卿不在衆臣之例大夫之臣惟室老不在衆臣之例士之臣惟貴臣不在衆臣之例其餘則皆衆臣也卿字包大夫在內猶大夫亦包卿在內以卿大夫本通稱也鄭君之意總以士賤無臣故於此經此傳均失其解按周官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注曰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鄭謂士無臣者蓋據

士無大射故也不知大夫以上其臣衆多得裕選擇士之臣少取給而已若加選擇恐有不給此士所以無大射也非士無臣也士之貴臣亦即士之室老以其賤故不得異爲之名猶大夫之妻曰孺人士則直曰婦人也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則士之貴臣爲其君絞帶菅屨可知矣蓋即包于上文君字之內傳曰君至尊也君者自天子至于士皆得稱之故繼公謂諸侯及公卿大夫士有臣者皆曰君可正舊說之誤

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

故孝子不敢殊也

注曰因猶親也

樾謹按如注義則但曰與母同足矣何必曰因母乎徧考書傳無訓親母爲因母者注義非也因讀如因國之因有繼母卽有因母就前母而言之則後母爲繼就後母而言之則前母爲因此因母之義也

庶人爲國君

注曰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

樾謹按經言庶人而不言民則庶人專指在官者言不兼民言民於國君盖無服也何以知之下文曰大

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若是凡民皆爲國君齊衰三月則其次子獨非民乎何獨長子有服乎傳於寄公及舊君並云言與民同也則混民與庶人而爲一其誤自傳始矣

惡笄有首以髽記

樾謹按惡字衍文也記文止曰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不言何者爲惡笄何者爲吉笄故傳必申明之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若記文明言惡笄有首則傳可不釋矣記文惡字蓋卽涉傳

文而衍下交婁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又
因此文而衍也
握手用元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士喪禮
注曰牢讀爲樓樓訓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
樾謹按牢讀爲樓雖古文聲近叚借之常例然訓爲
削約于義未安人之手指中央大於兩頭乃反削約
何以安手乎鄭說此制疑未得也今按握手者所以
韜尸之手其制似直囊與下文冒同但小耳長尺二
寸廣五寸以今尺計之蓋長七寸有奇廣三寸有奇
適足容一手矣牢讀爲𡝩說文女部𡝩空也𡝩中者

空中也空其中所以韜手也旁寸者言其兩旁深一寸也此古握手之制舊說失之矣

夏葛屨冬白屨

注曰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

樾謹按此說非也變皮言白不足以見夏屨之亦白而反無以見冬屨之用皮古人之文不若是迂拙也

白當讀爲帛詩六月篇白旆央央孫炎爾雅注引作帛旆閔二年左傳大帛之冠禮記襍記注引作大白並古文白帛通用之證冬白屨者謂冬以帛爲屨也

生則夏葛屨而冬皮屨死則夏葛屨而冬帛屨古人

制禮具有深意蓋不欲以獸之皮革與尸體同朽也
是故生人之決以象骨爲之死則以棘爲之生人之
極以韋爲之死則以纊爲之其義並如此鄭於上文
纊極二但曰明不用也猶未得其義矣

布席如初

注曰亦下莞上簟鋪於阼階上於楹閒爲少南　疏
曰云鋪於阼階上者按喪大記云小斂於戶內大斂
於阼是也云於楹閒爲少南者取南北節以其言阼
階上故知於楹閒爲少南近阼階也

樾謹按此大斂之席布于東序東序卽阼也凡經言

阼不言階者並謂東序也若如鄭說為在阼階上則喪事每加於遠大斂在阼階上殯應在堂下今殯在西階上則與阼階上但有東西之分而無遠近之別矣不可從也詳見士冠禮記適子冠于阼

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

疏曰喪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則此外位皆有哭今直云婦人哭則丈夫亦哭矣但文不備也

檵謹按此一經直言婦人丈夫即位之事婦人從闈門入由側階升自北堂而至房又出房戶而至堂此所以先丈夫而即位也既即位于堂見殯故不容不

哭此所以先丈夫而哭也及丈夫以次即位于門外
而門辟則婦人之哭亦止矣下文婦人拊心不哭注
云方有事止讙囂此不然也所以不哭者以丈夫未
哭故止哭以待之也葢此時婦人所即之位已爲哭
位而丈夫所即之位尚是門外之位不過少立以待
門辟而非哭位故哭與不哭有異經文旣明著之而
疏乃混而一之不亦誤乎
商祝免袒執功布入
既夕
注曰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仿也
疏曰拂仿猶言拂拭下經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

拂拭去塵　○注告神而用功有拂仿者謂拂仿去

凶邪之氣也

櫶謹按拂仿即仿佛也漢書揚雄傳猶仿佛其若夢

注用仿佛即髣髴字也疑此注本作仿佛涉下文商

祝拂柩而誤佛爲拂又倒作拂仿耳釋文出拂扐云

本又作仿佛此正字也因佛字誤從手遂并仿字而

亦誤從手知扐字之非則知拂字之亦非矣疏謂拂

拭去凶邪之氣此大不然夫人君臨臣下之喪則有

桃茢以祓除不祥安有人子啟父之殯亦嫌其有凶

邪之氣而拂拭之乎注明言執之以接神則有所仿

佛者正見鬼神於此式憑若解作拂拭則與接神之
義不屬矣周官司巫職有道布疑取導引之義其即
執之以接神者歟

正柩于兩楹閒

注曰兩楹閒象鄉戶牖也　疏曰若言鄉戶牖則在
兩楹閒而近西矣

禮謹按賈氏因大夫士無右房故爲此說然鄭君士
大夫東房西室之言頗爲後人所譏愚謂士無右房
似尚可信但其戶牖之閒仍當居堂之正中必無偏
處西北隅之理也別有圖說詳之至謂大夫亦無右

見則鄭之疏矣

乃行禱于五祀　記

注曰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疏曰今禱五祀是廣博言之望助之者衆

樾謹按疏說非注義也鄭君之意蓋以所禱止門行二祀而曰五祀者博言之耳若如疏說爲實禱五祀則不得曰博言之矣荀子正論篇雍而徹乎五祀謂雍而徹乎竈也卽周禮膳夫職所謂王卒食以樂徹于造也說詳劉氏端臨荀子補注夫竈爲五祀之一而得通言之曰五祀然則門與行亦得通言之曰五

祀矣

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

注曰中帶若今之褌𧝏　疏曰鄭舉目驗而言但男子明衣之狀鄭不明言亦當與中帶相類有不同之處故別雖名中帶亦號明衣取其圭潔也

樾謹按中帶猶言內帶也蓋男子惟外有緇帶而內無帶婦人則親身之明衣亦有帶也以其在內故謂之中帶而鄭注以褌𧝏釋之疑漢時名褌帶為褌𧝏矣明衣者男　婦人同有之也中帶者有婦人獨有之也賈疏細　與中帶相類大誤是衣帶是帶安

得而相類乎蓋由賈氏所據本誤作禪以爲禪繆
即單衫也故有此誤按釋文褌音昆並無作禪之本
今各本皆從釋文作褌惟宋單疏本作禪此正其致
誤之由學者習于賈說或反以禪爲是謬矣

志矢一乘軒輖中亦亞衞

注曰無鏃亞衞亦示不用生時志矢骨鏃

樾謹按無鏃則不成爲矢鄭說非也上文猴矢必言
骨鏃者以生時猴矢金鏃此變用骨鏃故特著之也
至志矢生時骨鏃此亦用骨鏃故不必言但言其異
於生時者曰亦亞衞而已鄭見經文不言鏃直以爲

無簇殊失記人之旨

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士虞禮

疏曰云設于鉶南者以泰羹湆未設故繼鉶而言之其實鉶北留空處以待泰羹

樾謹按此疏有奪誤因上文云祝奠觶于鉶南恐學者疑鉶南有觶不得復設泰羹故言此以明之謂上言奠觶于鉶南者以泰羹湆未設故繼鉶而言之其實觶北留空處以待泰羹也今不舉上文則文義不見矣蓋傳寫失之非賈氏之舊

祝出戶西面告利成

注曰不言養禮畢於尸閒嫌　疏曰若言養禮畢卽於尸中閒有嫌諷去之或本閒作閑言以養尸事畢而尸將閑嫌諷去之

樾謹按注文閒字疑閑字之誤於尸閒嫌謂於尸閑之嫌若諷使去也疏兩說均似未安又下文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注曰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閒其義或殊此閒字亦閑字之誤謂異人之所閑故有異義也鄭君駁五經異義輒曰元之閑也可以爲證閒與閑相似因而致誤耳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　記

注曰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

樾謹按禮記曾子問篇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然則祭男子之成喪者無無尸之理此記所謂無尸者專以女尸言也上文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其必使異姓二句皆以女尸言然則此文無尸句亦皆以女尸言矣蓋死者或未有孫婦同姓孫列亦或無婦則竟無尸矣故禮有此變通之法也

祝從啟牖鄉如初

注曰鄉牖一名也　疏曰按詩云塞向墐戶注云鄉

北出牖也與此注不同者語異義同北牖名鄉鄉亦
是牖故云牖一名也
樾謹按鄉是牖之一名則記人止言啟牖足矣何必
言牖又言鄉乎疑鄉字之義當從毛傳作北出牖說
文门部向北出牖也是許說亦與毛同也啟牖鄉者
啟牖亦啟鄉也上文祝闔牖戶不言鄉者文不具耳
實則牖鄉並闔之故此並啟之也有牖有向蓋士室
之制大夫以上則無向矣是故陽厭于西北隅大夫
士同之而少牢饋食禮則南面以其北墉無向故卽
設于北墉下也此篇及特牲饋食禮並云几在南則

東面可知矣以其北墉有向故設于西墉下不設于北墉下亦猶陰厭于西南隅以南墉有牖故設于西墉下不設于南墉下也不然均是陽厭何以大夫必南面士必東面乎卽此可推見其故矣別有圖說詳之

哀顯相

注曰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曰於穆淸廟肅雝顯相

繼謙按哀顯相卽謂主婦也故繼哀子某而言之士昏禮記醮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主婦得稱顯相之證

若是賓客來助祭者豈得曰哀顯相乎注引詩說之
恐未得此經之義且其文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
處不寧敢用絜牲剛鬣云云明是主祭者之辭施之
助祭之賓客則不稱矣
三虞卒哭他用剛日
注曰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也士則庚
日三虞壬日卒哭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
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今文
他爲它

樾謹按鄭說他字甚爲不安他疑也字之誤卒哭也
三字連文儀禮每有此文法如士昏禮皆祭舉食舉
也特牲饋食禮籩巾以給也少牢饋食禮爲之于爨
也竝用也字爲語辭是其證也三虞與卒哭大夫以
上則爲兩事士則爲一事禮記雜記曰上大夫之虞
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
哭成事附皆少牢鄭注曰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
成事附與虞異矣不知此因言大夫之禮也士禮不
與大夫同雜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
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此

大夫以上與士禮不同之明證二三虞卒哭也謂三虞

之日遂以卒哭也正見與大夫以上不同之意三虞

之日遂以卒哭故不用柔日而用剛日如丁日始虞

己日再虞則當以辛日三虞乃不用辛日而用次日

壬日即爲卒哭之日是故三虞改用剛日者移後一

日以就卒哭耳非有取乎剛日也若依鄭義謂庚日

三虞則無端移前一日有何義乎至大夫以上卒哭

與葬相隔一月則三虞仍用柔日可知矣敖繼公知

三虞與卒哭同日而不知大夫士禮之不同則又失

之

主婦亦拜賓

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

樾謹按特牲少牢兩篇皆不言主婦拜送女賓之事何以此獨行之疑此賓即男賓也承上文賓出主人送拜稽顙而云主婦亦拜賓則即主人所拜之賓明矣蓋是時主婦之位即在主人之北故賓之出也主人固當拜而主婦亦不容不拜所異者主人送而主婦不送耳主婦亞獻後有獻佐食之禮佐食即賓中之一人是主婦與賓固得相拜矣凡祭畢賓出婦人

在房中故無拜賓之事惟此卒哭餞尸則婦人亦出寢門外故賓出必拜之注家不得此義謂主婦所拜合是女賓而又怪其不言送遂臆決之曰拜之於闈門之內失經旨矣其下曰丈夫說絰帶于廟門外廟門即寢門也上經云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注謂尊言之是也蓋自主人出即位于門東以下諸事皆在寢門外至下云入徹然後丈夫與婦人俱入耳若主婦所拜爲女賓其拜爲在闈門之內則當云主婦人拜賓於義方備不然主婦本在寢門之外何時而入至闈門之內乎禮於出入之節皆詳言之何得無入字

乎

腊特于俎北　特牲饋食禮

注曰腊特饌要方也　疏曰按經豆在神坐之前豕俎入設於豆東魚俎又次其東若腊俎復在東則饌不得方故腊俎特于俎北取其方故也

繼識按疏但言腊俎復在東則饌不得方於義殊未明此當合下文兩敦言之蓋俎南設黍稷兩敦俎有三而敦止兩蹤迹不齊矣故以腊俎特設于俎北然後兩俎兩敦適相當也古人設饌其前必齊所謂方也若左右兩畔則不必皆齊矣

酢如主人儀

注曰不易爵辟內子

樾謹按尸酢主婦無不易爵者此但云如主人儀而不言易爵文不具耳鄭說非也凡飲酒男女不相襲爵乃禮之通例至夫婦則夫不襲婦之爵而婦得襲夫之爵禮記祭統篇曰酢必易爵特以夫言耳此篇主婦致爵于主人受爵酌酢不言易爵有司徹篇主婦酌致于主人受爵酌以酢亦不言易爵是主婦得襲主人之爵也鄭不知男女無襲爵之理而以此文不言易爵爲辟內子又不知主婦得襲主人之爵而

於有司徹篇注曰自酢不更爵殺似皆失之矣

嗣舉奠盥入

注曰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

樾謹按嗣舉奠三字延文乃以事目其人上文三獻作止爵注曰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是其例也此舉字仍就尸言蓋嗣子盥入而尸爲舉鉶南所奠之觶故即以事命之曰嗣舉奠鄭訓舉爲飲非也徧考經文無以舉爲飲者何得于此獨生異義乎

尸設祝前

樾謹按尸設上當有祝入二字既夕篇曰祝入尸設

注曰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蓋祝出戶告利成後必復入室以爲尸謖之節少牢饋食禮曰祝入尸謖其下篇曰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並其證也此篇無祝入二字于文爲不備矣

養有以也

注曰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祝告養釋辭以戒之言女養此當有所以也以先祖有德而享於此祭其坐養其餘亦當以之也　疏曰云其坐養其餘亦當以之也者亦謂亦似其先祖已上皆爲以爲似者誤也

盧氏文弨詳校曰字作以其義爲似陸於經文云以依注音似疏釋此句云謂亦似其先祖下注似先祖之德皆作似字乃復云似讀殊所不解　阮氏元校勘記曰必有以也毛詩作以不作似鄭注禮時未見毛詩此注引詩必作似後人妄據毛詩改之至賈疏當云已上皆爲似爲以者誤也今本互易二字遂不可通矣

樾謹按盧阮之說皆非也鄭意謂養有以也欲其有以養之也何以養之蓋以德也故曰以先祖有德云云明先祖以德享此女當以德養此也注中兩以字

正相應然則鄭不讀作似字可知矣疏謂亦似其先祖此非鄭意也然云已上皆爲以是賈氏之意惟亦嘗以之也一以字當作似上以字皆如字而阮氏并謂賈疏當云已上皆爲似則更非賈意也疏家誤會注意後人又誤會疏意於是并欲改毛詩必有以也爲必有似也而其誤更甚矣然則下注何以言似先祖之德曰此似字後人據賈疏改之鄭君原文固作以不作似也按下經云酳有與也注曰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既知似先祖之德亦當與女兄弟鄭意蓋謂兄弟以先祖之德相與亦猶諸侯以禮相與

也以先祖之德與女兄弟此以字卽以德相與之以
此與字卽以德相與之與然則似字當作以字明矣
酳有與也
注見上
樾謹按與以古通用酳有與也卽酳有以也與上文
𥫣有以也一律上作以此作與文異而義同史記貨
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
予漢書楊雄傳曰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以
與互用卽其例也鄭解與爲相與之與恐非經旨
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　少牢饋食禮

注曰南于洗西陳于洗西南

樾謹按如鄭注則直云于洗西南足矣乃必曰南于洗西何其文之迂曲乎且上言當序則東西之節已見而此又云南于洗西則亦是東西之節而非南北之節所謂南于洗者終不知其幾許也注義殆非經意矣今按此以當序南爲句于洗西爲句當序南者當序之南此東西之節也于洗西者于洗之西此南北之節也鄭失其讀故失其旨矣

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樾謹按納諸內者納諸房也古謂房室爲內漢書

錯傳家有一堂二內二内者即所謂東房西室也特牲饋食禮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彼士禮故主人自入房寫之此大夫禮故宰夫受而納諸內雖禮有不同然內即房也注疏均不說內字敖繼公因誤以爲籩中失之矣

祝拜于席上坐受

注曰室中迫狹　疏曰言迫狹大夫士廟室也特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架名曰楣前承檐以前名曰庋棟北一架爲室南壁而開戶卽是一架之開廣爲室故云迫狹也必知棟北一

架後乃爲室者昏禮主人延賓升自西階當阿東面致命鄭云阿棟也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

樾謹按自鄭君誤解阿爲棟而堂室之制遂失又因此經拜于席上之文解爲室中迫狹於是棟北後一架爲室遂成定論莫能破之矣夫室止一架則房亦止一架合房室計之共廣與堂同而其修止居堂五分之二東西太寬南北太窄了制不稱矣且房之制既東西寬而南北窄則何必又分其半而有北堂之名乎是故棟後一架爲室非古人堂室之制也然則

此經拜于席上何也曰古人行禮自有拜于席上之例有司徹爲主婦洗爵於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彼所說乃堂上儐尸之禮堂上之地不爲迫狹明矣而亦拜于筵上賈疏云以婦人所獻故尸不與行賓主之禮以是言之拜于筵上者禮殺故也尸尊以主婦所獻而殺禮故拜于席上視賤以主人所獻不敢當禮而自從其殺故亦拜于席上禮意不同其爲殺一也豈繫乎地之廣狹哉

司馬札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胳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

于一俎有司徹

注曰一俎謂司士所設羊俎西第一俎　疏曰此俎在侑俎之南故下文注侑俎云羊鼎西之北俎也鄭君知尸俎在南見羊肉湇俎在豕俎之南羊尊豕卑明尸俎在侑俎之南或解云言弟一者最在北故侑俎下注云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也明北俎在俎之南

樾謹按阼階下三鼎皆西面北上羊鼎最在北其南豕鼎其南魚鼎二俎在羊俎之西二俎在豕魚二鼎之西皆正俎也鼎以北爲上則俎亦應以北爲上尸

俎最尊宜用羊鼎西之北俎侑俎次之宜用羊鼎西之南俎阼俎又次之宜用豕鼎西之俎主婦俎又次之宜用魚鼎西之俎是其次也鄭于此云羊俎西弟一俎不言其在南在北而于侑俎云羊鼎西之北俎則此爲南俎矣疏家因而曲爲之說其實大不然也夫羊與豕較則羊尊矣若羊肉湆與豕較則豕又尊矣安得因羊肉湆在豕南而謂尸俎必在侑俎南乎若尸俎在侑俎南則阼俎當在主婦之俎南而何以鄭注阼俎曰豕鼎西主婦俎曰在魚鼎西以尸俎侑俎例之是主婦之俎反居主人之俎之上豈可通

乎疑下注脩俎曰羊俎西之北俎北北北字乃南字之誤此云弟一俎則以北俎言也疏所引或說正得鄭意其下疏文蓋有奪誤不可讀矣

眾賓長升拜受爵

注曰言眾賓長拜則其餘不拜

樾謹按此說似未然也下文云若是以辯則每一賓升無不若是可知矣何有拜與不拜之別乎賈疏于此無說然據下疏云上賓拜受爵又拜既爵眾賓拜受爵不拜既爵長兄弟得與眾賓同眾兄弟又不拜受爵是其差也然則賈所據本疑無此十字若鄭注

明言衆賓長拜其餘不拜買安得謂衆賓拜受爵乎
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
位

注曰亦辯獻乃薦既云辯矣復言升受爵者爲衆兄
弟言也衆兄弟升不拜受爵先著其位于上乃後云
薦脀設於其位明位初在是也

樾謹按上文云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
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若然則衆兄弟
已包其中矣此文止升受爵三字其上文無衆兄弟
之文安知其爲衆兄弟言乎鄭說非也據上文說衆

賓受爵云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其位繼
上賓而南皆東面以是例之則此文亦當云辯受爵
其薦脀設于其位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於文方明
傳寫誤倒之而又衍升受爵三字耳鄭君不能訂正
而輒以意增益其說謂衆兄弟升不拜受爵此恐不
然下文獻私人亦主人答其長拜於其羣私人不荅
拜然則羣私人猶必拜受與曾謂衆兄弟而不如羣
私人乎

附東房西室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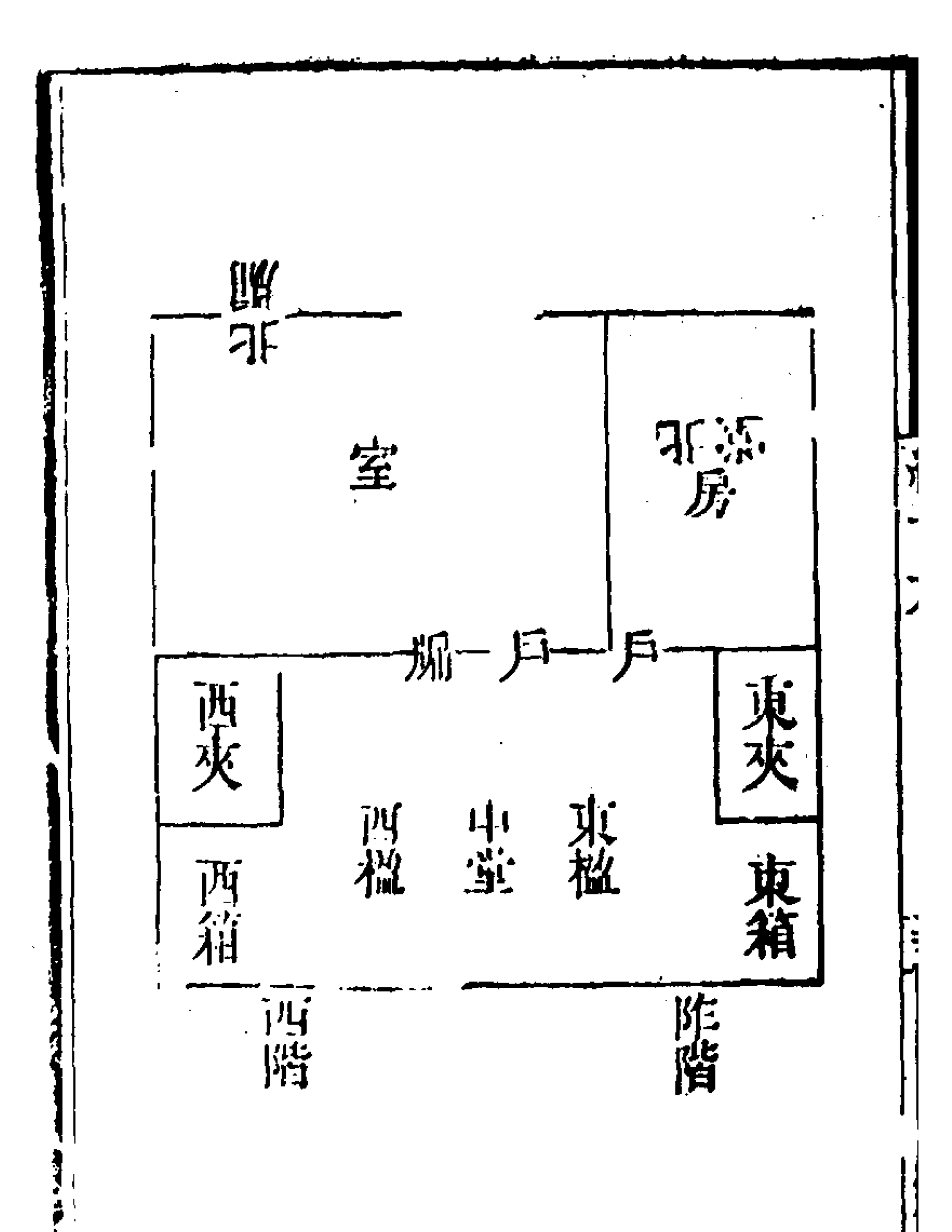
古人宮室之制自朱子儀禮釋宮以後儒者考訂

益詳至今日已無遺議矣然尚有爲先儒所疑而未決者莫如東房西室之說鄭君注禮謂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宋後儒者咸以鄭注爲誤然漢書鼂錯傳曰家有一堂二内東房西室與二内合鄭君實目驗而得之非臆說也今按聘禮卿館于大夫而君使卿還玉于館有賓右房之文是大夫有右房明甚惟士之右房於經無文特牲饋食禮曰豆籩鉶在東房說者謂有東卽有西然對西室言之亦可云東房不必其有西房也士冠禮言房者七士昏禮言房者五言房中者各四士喪

禮言房者四士虞禮言房者二言房中者各一而皆不指目其爲東西左右然則士固惟一房矣竊疑古者自天子以至于大夫皆有左右房自士以至于庶人則皆東房西室嬴秦以後大家巨室夾滅無遺而民間尙沿襲舊制至漢未改鄭君據所見推之疑古者大夫以下皆然故致此說耳士所以無右房者以其制狹小若必分而三之中央爲室左右爲房則太逼窄不足回旋故自室以西通而爲一至其室之戶牖仍如常制又嫌其西北隅不當戶牖過于幽闇故于北墉之下設牖以助明

謂之北牖禮記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是也北牖者士室之制大夫以上無有也是故陽厭於西北隅大夫士同之而大夫南面士則東面正以北墉有牖故不得而南面也或疑東房西室則戶牖之間不居正中無以爲賓位又疑割截中央以爲東西房室與堂齟齬不合此皆未明乎古制矣又按前堂後室以棟爲斷自鄭君誤解士昏禮當阿爲當棟賈公彥乃謂棟北楣下爲室而堂室之制全失鄉射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蓋有室則棟下卽室之南墉故棟不可得而當也可據以

正舊說之誤今為此圖明士庶人東房西室之制惟修廣之數於經無徵姑依尚書大傳說堂廣九丈所謂士三雉也東西序相距六丈所謂三分廣以二為內也隋書宇文愷傳明堂議曰三代堂基竝方宜此制也通乎上下士之堂廣九丈則合堂室之修亦九丈歟


北牖
室
房
牖
戶
戶
西夾
東夾
西楹
中堂
東楹
西箱
東箱
西階
阼階

羣經平議卷十六

德淸俞樾

大戴禮記一

上樂施則下益諒　王言

樾謹按樂施與益諒義不相應施當讀爲易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是施與易古通用樂施卽樂易也荀子榮辱篇安利者常樂易楊注曰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者也然則上樂易猶言上愷悌禮記樂記以易直子諒連言上樂易則下益諒義正相

應矣

禹氏棄惡也如濯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濯當爲濯字之誤也

樾謹按素問脈要精微論當病灌汗王注曰灌謂灌洗然則棄惡如濯言其如灌洗然讀如本字於義自通不必改讀

及其明德也

孔氏廣森補注曰明德之所及也

樾謹按經言及其明德不言明德所及孔注非也及乃艮字之誤艮當讀爲服古書每以艮爲服而學者

毖見艮字往往譌改爲及僖二十四年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服作及蓋由古本是艮字故訛爲及也尙書呂刑篇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亦艮字之誤言汝何所敬非五刑乎汝何所度非五服乎堯典篇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是也此經艮其明德卽服其明德字誤作及而義不可通矣

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

樾謹按知猶交也呂氏春秋明理篇弟兄相誣知交相倒是知與交同義後漢書朱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交作知天下之君可得而知言天下之

君可得而亥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接與亥義亦相
近
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
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
樾謹按致其征三字當在誅其君之上其文曰彼廢
道而不行然後致其征此乃申說上文又曰誅其君
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則起下文時雨之意文義甚
明自傳寫者誤移致其征三字於誅其君之下於是
義不可通王肅作家語遂易致其征爲改其政而學
者又據家語以改此經故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

兵部引此文並作改其政實非戴記之舊

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 哀公問五義

繼謹按口不能道善言與志不邑邑自是兩事不當以而字連屬之合兩事爲一也疑戴記原文而字在志不兩字之下志不而邑邑卽志不能邑邑古能而字通鹽鐵論授時章忠爲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皆以能而互用此文以不能道善言志不而邑邑上句用能字下句用而字其義一也學者不知而之卽爲能移而字於志字之上失之矣荀子哀公篇作口不能道

善言心不知色色其文雖與此異然心卽志也不知卽不能也下文不能選賢人善士荀子亦作不知是其證也據荀子何法以訂正此文則而字當讀作能古本在志不二字之下明矣

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

樾謹按大字絕句故其事大乃結上之辭當連上文讀之曰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禮記禮運篇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與此文法正同配乎天地參乎日月相對成文不連大字讀

荀子哀公篇作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句辨乎天地察乎日月與此文小異而句法正同今作明察乎日月則由後人不知大字絕句而誤以大辨乎天地連讀遂於下句增明字以配之耳禮運篇正義引皇氏說亦誤以故事大積焉而不苑八字爲句蓋古書之失其讀久矣

君何以謂已重焉 哀公問於孔子

樾謹按此文本作君何謂以重焉以重即已重以已古字通也後人據小戴記改作已重因移以字於謂

字之上耳

利省之不卒也　禮三本

樾謹按荀子禮論篇作利爵之不醮也此文段雀爲爵因誤爲省說詳王氏經義述聞惟利爵之義盧注不傳楊倞注荀子曰祭禮必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今按楊氏所說未盡其義利謂佐食也儀禮特牲饋食禮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鄭注曰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更言獻者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於加酒亦當三也不致爵禮又殺也然則利爵即指此而言惟云如初儀則

上文主人主婦賓長三獻及長兄弟衆賓長加爵無不卒爵者此文乃言不卒於禮經不合且不卒爵又何酢焉於義亦不可通所謂利爵之不卒者蓋據大夫儐尸之禮有司徹篇利洗爵獻于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然則不卒者祝不卒爵也利既獻尸尸卒爵酢利利又獻祝祝受奠之不卒示祭事畢也少牢饋食禮注曰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是其義矣

大昏之未發齊也

樾謹按齊當讀爲醮禮記郊特牲篇壹與之齊鄭注

曰齊或爲醮是其例也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未發醮者未致醮也呂氏春秋報更篇因發酒於宣孟高注曰發猶致也父致酒以醮其子是謂發醮學者不知齊爲醮之段字而以齊戒說之誤矣

日月以明

樾謹按此當在四時以治之上其文曰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治星辰以行兩句一韻自此至終篇並同今本在四時以治之下則失其韻矣荀子樂論史記樂書皆不誤可據以訂正

萬物以倡

孔氏補注曰倡作也

樾謹按倡乃昌之叚字言萬物以之昌大也荀子及史記均作萬物以昌可證孔注失之

聘射之禮廢 禮察篇

樾謹按聘謂聘禮射謂射禮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進爵絀地於此乎在是天子之射禮亦所以御諸侯也故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矣今禮記經解篇作聘覲之禮廢疑後人不得其旨而臆改之非戴記之舊朝事篇曰古者天子為諸侯不行禮義不脩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

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可證明此篇之義

禽獸草木廣育被蠻貊四夷

樾謹按上文云湯武道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此文卽承上而言禽獸草木廣育以德澤育之也被蠻貊四夷以德澤被之也禽獸草木文在廣育之上蠻貊四夷文在被下正古書句法之變漢書於被字上又增德字則文複矣孔氏廣森謂當於木字絕句讀云德澤洽禽獸草木句廣育被蠻貊四夷則變參差之文法而爲整齊且廣育與德澤虛實不倫而云

廣有犲貘貊四夷義尤未安不可從也

今子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

樾謹按上文曰我以爲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故此文曰今子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子字與我字前後相對漢書上文無我以爲三字故此文亦無子字乃後人所刪也戴氏震校聚珍本以子爲衍字非是

東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夏小正

孔氏補注曰傳意以此農爲農官也將有事于藉田故脩君耒

樾謹按如孔說則但曰君之耒也於文已足何必曰亦有乎傳意蓋以經文不直曰農緯耒而必曰農緯厥耒厥者其也其者其農民也以此耒專屬農民知外此者更有君之耒矣用民之耒見君之耒故曰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孔氏未達此旨并以經文農爲農官失之

寒日滌

王氏引之曰徧考經傳無以寒日二字連文者春日之日亦不得謂之寒日日當爲曰曰之爲言爰也於也寒曰滌者寒氣於是乎變也

樾謹按以寒日二字連讀誠失之矣謂日字當作曰亦非也此當以日滌二字連讀寒日滌者言寒氣日以滌也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蓋今日變而煖明日又變而煖日日不同故不直曰寒滌而必曰寒日滌滌之義爲除周官條狼氏注曰滌除也變與除義固相近然傳必訓滌爲變者正見其日日不同耳改日爲曰則全失其義矣

緹縞

樾謹按緹字古夏小正當作是是與寔通寔與實通故傳曰是也者其實也上文梅杏杝桃則華先言梅

杏杝桃而後言華此文實縞先言實而後言縞猶下文剝棗栗零正古人文法之錯綜傳曰先言縞而後言縞何也縞先見者也此曲爲之說未必經有此意如春秋經書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穀梁傳曰後數散辭也先數聚辭也蓋作傳之體例如此非經意也縞字從糸遂并是字而亦誤從糸於是莫知其爲實之假字矣爾雅曰薃侯莎其實媞此猶下文貍子肇肆傳曰肆遂也而爾雅曰貍子隸蓋由夏至周歷年既久古語沿襲遂爲定名必執以說此經則不可通矣

初俊羔助厥毋粥

樾謹按經文言初者如初初歲祭耒初服于公田皆以人事言至禽獸之事自啟蟄至隕麋角無一言初者且不曰俊羔初助厥母粥而曰初俊羔助厥母粥卽論文義亦似未安疑此經初字當在上經禪字之上葢上經云往耰黍初禪此經曰俊羔助厥母粥因初禪二字傳寫誤倒遂於往耰黍禪爲句而其義不可通矣今正初禪二字爲句謂往耰黍者始著單衣故傳曰禪單也文義甚明此文云俊羔助厥母粥傳曰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

其母也云云傳義竝不及初字可知初字當在上文而不在本文矣

鳩則鳴鳩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孔氏補注曰辜略也不曰鳴鳩而曰鳩則鳴是不略之也不略之者以記夏至之時也

樾謹按如孔說當曰其不辜之記時也於文方足今但曰時也文不成義矣仍當從舊讀以其不辜之時也六字爲句辜讀作固襄二十七年公羊傳女能固納公乎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竝曰固必

也古或以辜爲之故漢書律厤志注引孟康曰辜必
也不辜猶言不必詩七月篇七月鳴鵙是鵙之鳴盛
於七月今方五月鵙或鳴或不鳴故曰其不辜之時
也猶言其不可必之時也又曰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此解經文則字之義凡言則者急辭也於不可必之
時而卽記之所謂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

洪氏震煊夏小正疏義曰主古文作丶說文云有所
絕止丶而識之也主夫出火謂絕止人出火主以時
縱火謂絕止人以此時縱火焚燒也

樾謹按九月非出火之時故訓主爲絶止然古書言主者皆是主領之義洪說恐非傳意也周禮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咸從之此自周制如此小正於三月無出火之文然則於九月安得有絶止出火之事未可據周制以說夏制矣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疑此傳所謂以時縱火者即伐薪爲炭之事是故九月言出火猶三月言頒冰頒冰於三月爲暑備也出火於九月爲寒備也言各有當執一以求之轉近於迂曲矣

黑鳥浴

樾謹按傳曰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飛乍高乍下何以謂之浴於義殊不可曉浴疑當作俗字之誤也說文人部俗習也黑鳥俗猶黑鳥習也俗習雙聲此俗字即讀爲習猶集就雙聲而集字即可讀爲就詩小旻篇集與猶咎道爲韻是也戎汝雙聲而戎字即可讀爲汝詩常武篇戎與祖父爲韻是也古書用字往往有此說文習部習數飛也傳所謂飛乍高乍下者正合數飛之義後人不知俗之卽爲習而臆改爲浴則不可通矣

於時月也萬物不通

樾謹按戴氏震謂此八字應爲小正元文孔氏廣森作補注即用戴說升此八字爲經然與小正一經文法實不相似疑戴說未爲得也戴氏之意直以此傳解經齊人不從而此八字於齊人不從之義絕遠故決其非傳文今按上文云不從者弗行是齊人不從業已解訖又云於時月也萬物不通則又統解上經也經云王狩陳筋革齊人不從此三經本爲一事故傳既每句解訖又申說狩義於後按管子五行篇令民出獵禽獸不擇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然則十有一月王狩正於天地閉藏之時舉行

狩禮故傳曰於是月也萬物不通學者不知此八字爲申說狩義於是異義橫生訛傳爲經矣桓四年公羊傳春正月公狩于郎何休注曰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其說與小正不同蓋小正以十一月爲萬物不通之月故可以狩而公羊家以十一月爲鳥獸懷任草木萌芽之月故不可以狩師說相傳各執一說然而此傳之義則轉可因以見矣

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保傅

樾謹按孝悌二字平列閑博二字亦平列其下云不

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然則博者博通典傳
閑者閑習威儀以後證前可知閑博二字之義漢書
賈誼傳賈子新書竝作博聞乃涉下博聞强記而誤
王氏經義述聞反以閑博爲誤失之
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
盧辯注曰量知授業故雖勞能受也
樾謹按攘字漢書及新書均作媿然此二句以長攘
爲韻下二句以成性爲韻皆有韻之文若作媿字失
其韻矣僖四年公羊傳攘夷狄何休注曰攘卻也然
則不攘者不卻也故盧以能受解之至以勞字解切

字未聞其義疑大戴記原文作勤而不攘故注以爲雖勞能受今作切者字之誤也後漢書桓郁傳引禮記曰習與知長則切而不勤此勤字乃大戴之原文後人竄改失其本眞而其迹幸未盡泯尚可考見也

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

盧注曰心未疑謂未有所知時也

樾謹按未有所知之時不得謂之未疑盧注非也心未疑者心未定也詩桑柔篇靡所止疑毛傳曰疑定也是其義

樾謹按小當作少簡閒者閒之簡而不詳也少誦者誦之少而不多也古字少小通用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少退注曰少退少避釋文作小避特牲饋食禮挂於季指注曰季小也釋文作季少定十四年左傳從我而朝少君釋文曰本亦作小君正義曰少君猶小君也並其證

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

盧注曰宴室郟室次宴寢也

樾謹按宴室當從新書作婁室爾雅釋宮陜而脩曲曰樓婁即樓之叚字故盧注以郟室解之郟即陜也

蘘宴字形相似又涉注文宴寢而誤耳若經文是宴室則當爲宴寢之室盧何知其爲邾室乎

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

盧注曰諸記多爲唐睢又賈子胎教與此同安或爲鄢或云秦破韓滅魏而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國存者周瞻唐睢之力　孔氏補注曰周形近唐瞻形近睢竝寫傳之誤戰國策曰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是其事矣獨上元本有不字

樹蓮按史記魏世家齊楚攻魏而秦救不至魏人有

唐雎年九十餘矣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此事在魏安釐王二十年之前而其人已九十餘歲至國策所載安陵君使唐雎於秦有韓魏滅亾之語則在始皇二十二年之後相距又三十餘年計其人已一百數十歲矣必非一人乃國策之誤當以此記周瞻爲正又按國人獨立甚爲無義疑大戴原文作安陵任周瞻而國以獨立國以獨立猶國以獨存也以字闕壞止存右畔人字遂作國人獨立矣學者疑國人獨立似非美談遂於獨上妄增不字與注所謂獨以五十里國存者不合不足據也

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

孔氏補注曰不引人以自解

樾謹按經文止曰不以援人若如孔注則經文爲不備矣方言曰爰恚也援與爰通不以援人者不以恚人也小人恥己之不能因而忌人之能君子不然故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也援字得有恚義者蓋援㥯雙聲說文火部煖溫也㥯謂之援猶溫謂之煖矣

成人之美

樾謹按上文曰君子不先人以過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此云成人之美與上三句不一律據羣書

治要成人上有而字疑大戴原文作不說人之過而成人之惡古人之辭凡兩事連及者每用而字昭二十年左傳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韓子說林篇以管子之聖而隰朋之智皆是也今試連上文讀之曰君子不先人以過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而成人之惡則文法一律矣又試連下文讀之曰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皆以改過爲言與成人之美無涉益知此文之當作惡字不當作美字矣後人不知此何本蒙不字爲義改爲成人之美傳寫者遂幷而字節去阮氏元曾子注釋

據羣書治要增而字然未知美字爲惡字之誤於義
猶未得也

來者不豫往者不愼也

盧注曰愼故於物來者不猶豫往者無所愼

樾謹按盧說未了疑有錯誤孔氏補注曰豫謂未來而推度之也愼古通以爲順字順猶遂也事已往者無所繫戀不必期於遂成之此說不豫之義視盧注爲長至破愼爲順又訓爲遂義亦迂曲今按禮記儒行篇往者不悔來者不豫文與此同此文愼字疑即悔字之誤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尙速有悔於予身何

休注曰悔咎然則往者不悔言不追咎也蓋不推度未來不追咎已往皆與人相接忠厚之道故下文曰亦可謂忠矣

衆信弗主

盧注曰不主謂僉議所同不為主

繼謙按信乃言字之誤衆言弗主與上文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下文盡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文法一律盧注僉議所同正釋衆言之義今作信者卽涉下文人言不信不和句而誤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

樾謹按下文云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愼焉據此則本文好多二字亦當作多言蓋傳寫奪言字又誤衍好字耳

亟達而無守

盧注曰亟數也數自達而無所守　孔氏補注曰亟急也急於求通達

樾謹按盧訓亟爲數數數亦急也上文云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注曰數猶促速此古人以數爲急之證爾雅釋詁數疾也禮記曾子問篇不知其己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孔氏補注當申明數字之義

以存古訓不必改訓爲急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

孔氏補注曰篤難甚難也

樾謹按篤難二字甚爲不辭孔注非也而字疑不字之誤隸書不字或作亓司農劉夫人碑非禮亓行是也其形與而字相似論語雍也篇而有宋朝之美朱子或問引侯氏說曰而字疑爲不字此經本作巧言令色能小行不篤能而古通用謂巧言令色而小行不篤也故曰難於仁矣上文諸句並用而字此句用能字能而互用與哀公問五義篇曰不能道善言志

不而邑邑一律學者不知能与之卽爲而字宜皆不

得其解矣

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

慶賞於國也

孔氏補注曰所予之予當爲與賜與之與當爲予爲

者互之　阮氏元曾子注釋曰二字古人每通非誤

樾謹按所與字實當作予予字篆作舁其上之臼乃

古文環字韓子五蠹篇曰自環者謂之私予字從古

文環會意乃古黨與字也此文言所予從政正其本

義也賜予字實當作與與字從舁從与舁而与之乃

古取予字也此文言賜與其宮室正其本義也予與同聲古每通用遂各失其本義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孔氏以爲誤固非阮氏以爲通抑猶未得古字古義孝而僅存故特表而出之

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曾子本孝

盧注曰分地任力致甘美

樾謹按以力惡食義不可通疑本作以任善食言各以力之所任甘美其食以養父母也盧注分地任力致甘美正釋以任善食之義今任善二字誤在下句之上其文曰任善不敢臣三德甚爲無義盧注又無

解可知任善二字不當在下句也蓋由此句本作以任善食傳寫奪之而補於句末遂誤置下句之首此文力惡二字則後人竄入非盧所見之舊也

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曾子立孝

樾謹按德州盧氏見曾本謂兩人字皆入字之誤孔氏補注本徑改爲入戴氏震校本又改爲不可入也吾任其過可入也吾辭其罪其實諸說皆非也上文雖有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及敬以入其忠二語然是曾子之言不得與孔子之言并爲一談此兩人字仍當依本字讀之人與仁通釋名釋言語曰仁忍也

好生惡殺善含忍也然則可人也猶言可含忍也親之過小者也不可人也猶言不可含忍也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小吾則任其過親之過大吾則辭其罪下文引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任過之謂也又引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辭罪之謂也禮記表記篇故仁者之過易辭也鄭注曰辭猶解說也吾辭其罪者解說其罪也然非以空言解說而已必也夙興夜寐不敢少息而後可以無忝所生故曰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不自舍猶不自息釋夙興夜寐之義也不恥其親釋無忝所生之義也蓋

任過易而辭罪難任過者任之已耳辭罪者必有以
辭之非進德修業安能貽父母令名乎自來說此經
者不達可人不可人之旨故所說多失其解

言必齊色 曾子事父母

盧注曰嚴敬其色

樾謹按言必齊色者言必正色也詩小宛篇人之齊
聖毛傳曰齊正周易繫辭上傳齊小大者存乎卦王
肅注曰齊猶正也是其義也盧但訓爲嚴敬於義未
盡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

樾謹按此當於行之絕句詁志篇曰明孟也禹貢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明與孟聲近而義通爾雅釋詁孟勉也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謂執仁與義而勉行之此明字即讀如孟勉之孟羣書治要作執仁與義而不聞此由不知明字之義而臆改之不可從也末篤故也二句乃古人文法上下互見之妙蓋謂其莫之聞也由於末篤之故篤則胡爲其莫之聞也猶上文曰天下無道故句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天下無道上亦有省文言所以得免者天下

無道故也盧氏讀夫下無道故若爲句失其義因失
其讀矣
使之爲夫人則否
盧注曰夫人行無禮也
樾謹按盧注未明淮南子本經篇夫人相樂高注曰
夫人衆人也漢書賈誼傳夫將爲我危師古注曰夫
夫人也亦猶彼人耳然則夫人者外之之辭蓋言他
人也爲字讀如論語爲衞君乎之爲鄭注曰爲猶助
也使之爲夫人則否言使之助他人則否也此節本
論君子爲弟之道此句卽外禦其侮之意

行無據旅

盧注曰守直道無所私

樾謹按據旅猶旅距也後漢書馬援傳黠羌欲旅距李賢注曰旅距不從之貌距從巨聲據從豦聲兩聲相近說文酉部醵或作䣝是其證也故距字可通作據彼言旅距此言據旅語有到順耳凡雙聲疊韻之字往往如此行無據旅即行無旅距蓋言其行之無所違也盧注尚未達古語

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

盧注曰言行如此則其所杖者皆可因厚焉

樾謹按盧注於義未得阮氏曾子注釋謂此句及上
文使之爲夫人則否兩夫字並老字之譌尤爲不安
此文曰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苟若此則夫
杖可因篤焉與上文各自成義初不相蒙安得謂皆
老字之譌乎汪氏中大戴正誤引朱氏筠說謂杖乃
材之譌此說得之中庸曰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
篤焉曾子子思並述孔門之緒論故辭旨相近上文
近市無賈三句盧注均失其解今按近市無賈言雖
近市而無商賈之心也在田無野言雖在田而無鄙
野之態也行無據旅說已見前矣人能如此其材之

美可知故曰苟若此則夫材可因篤焉言可因而篤之也隸書材字或作朴形與枚似因譌爲枚而義不可通矣

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

樾謹按其功守之義五字乃盧注之誤入正文者孔本阮本已訂正矣有知之至吾弗親也二十六字當在下文故君子無悒悒於貧之上其文曰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君子無

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今誤移在前則有知有說兩文不得以類相從矣蓋因下文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亦有故君子三字致成此誤先儒未及訂正

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友

樾謹按比說二字義不可曉疑比說乃宛言二字之誤句上又奪不字直行而取禮不宛言而取友二句反覆相明下文曰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是其證也直行而取禮則直言可知矣不宛言而取友則不屈行可知矣其義蓋互見

也宛字下半與比相似又涉上文不比譬而誤作比言字即說字左旁又涉下文有說我而誤作說學者又不知此兩句反覆相明遂删去不字非大戴之舊矣

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武王踐阼

盧注曰言忽然謂不可得見

樾謹按爾雅釋詁忽滅盡也是忽與滅同義故詩皇矣篇是絕是忽毛傳曰忽滅也忽不可得見言滅沒不可得見非忽然之謂

安樂必敬

樾謹按此與下文前右端之銘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後右端之銘所監不遠視爾所代通爲一韻敬字乃苟字之誤說文苟部苟自急敕也安樂必苟言雖處安樂而必自急敕也學者多見敬尠見苟因加攴作敬耳廣雅釋詁亟敬也亟與苟古字通故爾雅釋詁亟疾之亟釋文曰字又作苟然則苟之與敬義自可通但作敬則失其韻矣下文亦不可不志今本誤作亦不可以忘王氏引之已訂正惟未正敬字之誤故於韻仍未盡得耳

食自杖食自杖

盧注曰無求醉飽自杖而已

樾謹按自杖之義與食不合下文無數弗及而曰我杖之平孔氏補注曰杖朱子謂別本作枝今以韻讀之當從枝字然則此文兩杖字疑亦枝字之譌枝與支通保傅篇燕支地計衆注曰支猶計也食自枝者每食必自計度不過於醉飽也又按下文矛之銘曰造矛造矛盧注曰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也此文亦是重言而盧不注疑其所見本作飲自枝食自枝蓋觴所以飲豆所以食也若重言食而不及飲則與觴無與矣即盧注醉飽二字知經文必以飲食並言

可據以訂正

戒之憍憍則逃

樾謹按此兩句乃上履屨之銘誤移在此者也蓋履

屨之銘曰愼之勞勞則富戒之憍憍則逃兩文相對

觴豆之銘曰飲自杖食自杖以飲食竝言其義已足

今誤移戒之憍兩句於食自杖之下則文義不倫矣

此兩句盧氏無注疑其所見本無此兩句也

夫子之門蓋三就焉 衞將軍文子

盧注曰大成次成小成也

樾謹按禮記學記篇但有大成小成而無次成之說

盧氏此注殊爲無稽三就者三帀也周官典瑞職繅藉五采五就鄭司農云五就五帀也一帀爲一就然則三就是三帀明矣說苑修文篇如矩之三禩規之三禩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三禩亦卽三帀也淮南子詮言篇以數禩之壽憂天下之亂高注曰禩帀也是其證也此經言三就說苑言三禩其義竝爲三帀葢古有此語夫子之門三就言其多也家語弟子行篇作葢有三千就焉此乃王肅不達古語而臆改或欲據以增入戴記謬矣

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

以中之

樾謹按故國一逢有德之君至以御于天子二十一字當在孔子說之以詩之上其文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以中之下文說冉雍之行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彼文以告之三字卽繫詩詞之後則此文以中之三字亦宜繫詩詞之後今孱入此數語則文義不屬矣

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

盧注曰陳謂陳其德教

樾謹按陳古文作陣與伸字相似此文兩陳字皆伸字之誤也伸與信通師古注漢書每云信讀曰申是其證也君伸則進不伸則行而退謂君信己則進君不信己則退也盧以陳字釋之故義不可通矣

自設於隱栝之中

樾謹按設當讀爲翕尙書盤庚中篇各設中于乃心漢石經設作翕是設與翕古字通也爾雅釋詁翕合也自翕于隱栝之中謂自合於隱栝之中也羣書治

要引尸子勸學篇作自娛於隱栝之中蓋設譌作誤

後人因改爲娛耳或反以娛字爲是失之甚矣

孝經平議卷十七